

劉以鬯的實驗小說(六)

《劉以鬯實驗小說選》後記

李今



由此可見，這裏出現的環境，人物都是主人公眼裏的環境，人物，是他們的概括。以詩的語言寫小說，這也是與他「捕捉思想的意象」，去探求「個人心靈傳統小說那樣」一目的地追蹤着情節發展。

和人物活動，而只能像詩那樣「重讀」。這樣，審美愉悅並不是來自情節的緊張和人物栩栩如生，而在於品味文字本身，從語言本身去獲得美感。其次，劉以鬯以詩的語言寫小說，是

的「願望」，「心理的幻變」和社會環境以及時代精神的藝術追求相融而一致的。劉以鬯的小說經常成段地羅列密集的意象，比如《酒徒》第二節的開首一段：我夢見太空中在金星唱歌。我夢見撲克牌的「王」在手指舞作黑暗之探索。我夢見一群狗在喧嘩。我夢見林黛玉在工廠裏做膠花。我夢見香港沉沒。……

性句法上的連續性，是一種不間斷的移動的描述，因而，傳統小說一般被人認為是「一面一面上帶着鏡子」，這面鏡子映着客觀外部世界。但劉以鬯的一些小說出於抒情情緒或表現時間的印象和感覺的需要，使敘述在很大程度上升格空虛化了，並以詩句的形式推而走向極端。比如《酒徒》第二節，描寫主人公夢見自己中了馬票，作者採用了詩歌中的迭句形式，以詩的分行方式，有規律地不斷重複一種句式：

然後我坐着汽車去找X X
我買彩票時他(她)如何如何
現在我有錢了
我將彩票帶在他(她)的臉上
同樣的句法，稍加變化的內容，作者重複使用了三次之多，這種有意識的同樣迭句造成了敘述上的間隔和停頓，重複三次即把三小段並置起來，影響了情感的力度，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種長期被壓抑的情緒。

法國新小說派以及現代詩的影響，更可以說承襲發展了中國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新感覺派。穆時英以《上海的狐步舞》為代表的斷片式展覽式的結構方式，甚至編輯的《白日夢》、《謎》等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。施蛰存所開創的「精神分析學」新解釋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由劉以鬯繼承發展，他創作的《酒徒》、《副刊》、《白雲》、《白雲》等作品，在承襲新感覺派的時候，更多地融會了西方現代小說的技巧。他創作的意識流小說，不僅僅是局部的對某種技巧的借鑒，他的《酒徒》稱得上是中國第一部長篇意識流小說。他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重新解釋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施蛰存心理分析的階段，而與意識流的方式結合起來(如《蜘蛛精》)。他的《反小說》的方式創作出來的作品是現代小說在中國更極端發展，代表了小說敘述的新發展和一種特殊的敘述結構。他創作的詩體小說為提高小說的藝術層次指出了新的途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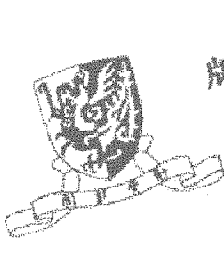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
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
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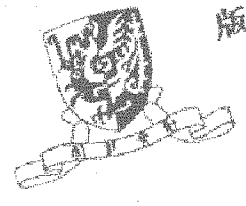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
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

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
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

在《寺內》中也大量存在着這類並置的句法，文中描寫劉以鬯被驚人的美色所打動時，連用了四句「X X X X」承受不了香味的引誘，這種重複和並置就把一件具體的事實變成了一件一般而普遍的事情，具有了概括和抽象性。另外，「甚感其甚」的句法，排列六次之多，在最後一句統而概之：「攻與被攻」，在與句之間建立了橫向聯繫，隱含着詞「心」的意義，暗示了劉以鬯與張生攻與被攻的特殊關係。